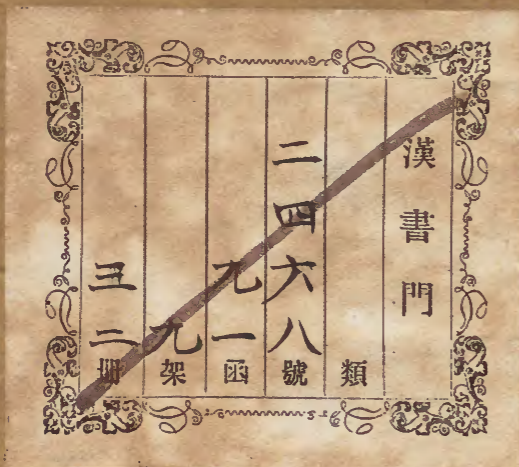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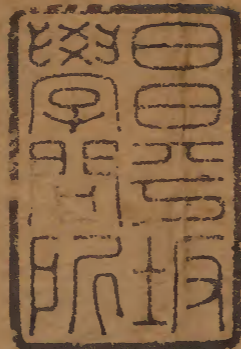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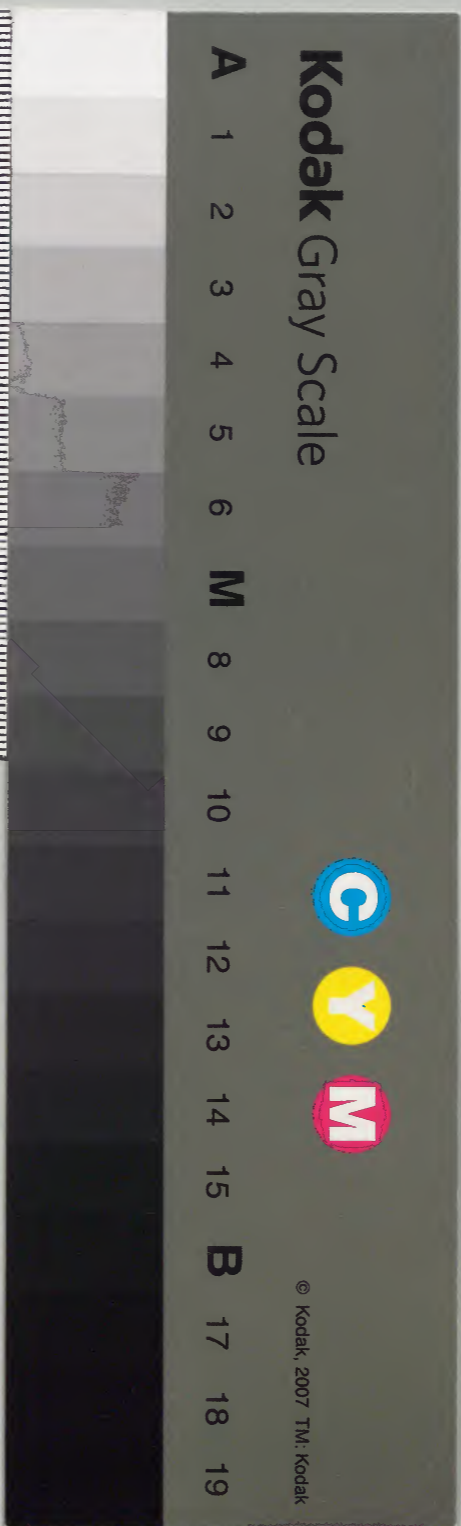


小學考

廿八廿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68
冊數	32 (20)
函號	297 92





小學考卷二十八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二十

衛氏 執毅 字學同文

淺草文庫

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陝西通志曰執毅韓城監生

四庫全書提要曰執毅字子觀韓城人是書凡分十

三目曰上類下類上下中類上下左右類上下左類

上下右類上左類下左類上右類下右類左類右類

左右類類各統部皆從古未有之例其中又多所謬

誤如元在一部从一兀聲今入兀部復在目部从目
支在穴上今入文部南字本在𡵓部从𡵓半聲今入
十部𡵓字本爲部首从壺从吉今入士部今字本在
△部从△从丁今入人部吳字本在𠂆部从𠂆从口
今入口部知於六書偏旁未之深講也

徐氏咸清浙江通志書目

存

浙江通志傳曰徐咸清字冲山上虞人居會稽之稽
山以官監生應鄉舉有文名著小學一書博取訓纂
說文玉篇篇海諸書以正字形取切韻唐韻廣韻集
韻諸書以正字聲而縱考經史子集暨唐宋元諸大

小篇帖凡有繫于釋文著悉搜采以正字義合若干
卷各曰資治文字康熙十七年以宏博薦歸里卒

李氏京字學四本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京字元伯高陽人是書凡例謂以
小篆爲本而正偏旁之不正者故名正本凡所根據
多得之周伯琦六書正譌張有復古編如復古編崇
字下注云別作密俗不知漢郊祀志曰封密山又曰
莽遂密淫鬼神祀有漢隸字原載韓良碑亦有密字
未可云俗是書能引郊祀志以證其誤頗爲近古又

於周伯琦杜謨之說時爲駁正亦間有可采然如東韻戒字復古編謂隸作戎而此書乃謂俗作戎不知泰山都尉孔宙碑戒已作戎與復古編所云隸作戎合京謂之俗字則考之不審矣又於周氏書采摭頗備而張氏書反多挂漏卽以東之一韻考之復古編載隴誤作控隴誤作隴醪誤作藪塿誤作稷濛誤作彙禮誤作穰功誤作功此書均逸不載亦殊疎略且誤依中原音韻分部全乖唐宋之舊法既有變古之嫌而以說文篆體盡改隸字或窒礙而不可行又不免泥古之過均不可以爲訓者也

周氏裕度全石字考

江南通志書目

未見

江南通志曰華亭周裕度謨

方氏

中通篆隸辨從

江南通志書目

未見

江南通志曰桐城方中通謨

無名氏文字審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中間頗

有塗乙相其紙墨蓋近人手稟也其書取李燾說文五音譜鈔其大略仍以燾之部分爲序而不標部分之名篆文筆意頗圓潤字下隸書字字皆從古體蓋亦留心六書者特偶然鈔錄自備儉核非欲著書問世故漫無體例耳

顧氏藹吉隸辨

四庫全書目八卷

存

藹吉自序曰隸辨之作竊爲解經作也字不辨則經不解古文邈矣漢人傳經多用隸寫變隸爲楷益失本真及唐開元易以俗字名儒病其蕪累余因收集

漢碑間得刊正經文虞書大鹿舊本無林泰卦包荒後人加艸鄭風摻執卽爲操執穀梁王臣當作王臣若斯之類取益頗多後於北海孫氏見中郎石經殘碑經典釋文所云本又作者皆碑中字也退古崇時相仍已久學者在今日得復鴻都之舊亦難矣矧躐而上之哉於是銳志精思采摭漢碑所有字以爲解經之助有不備者求之漢隸字原準以說文辨其正變或省或加靡不兼載譌者非之疑者闕之從古文奇字及假借通用者隨字附之下注碑名並錄碑語羣書有證則引爲據恐生眩惑不憚辭繁類以四聲便於討閱碑字出自手摹諦審無差字原乃多錯謬

八學考
四
解船再再體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別悉從隸釋
隸續詳碑定字指摘無餘別有漢隸分韻字既乖離
迹更醜惡所弗取也復依說文次第纂偏傍五百四
十字括其樞要又列敘諸碑之目折中分隸之說各
爲之攷以彰信析疑筆法傳授雖云茫昧而規矩可
師以綴篇未竭其愚才積三十年之久然後成書統
爲八卷所撰經疑於茲按攬藏諸家塾貽我後人世
有同志亦無隱焉

項綱序曰篆變而隸隸變而真真去篆也遠而隸在
其間挽而上可以識篆所由來引而下可以見真所
從出古隸書見於世者賴有漢碑然多增減移易替

代之字乍睹之眩莫能通也顧南原氏究心隸學徧
見古碑備稽往籍作隸辨八卷以印其是而砭其非
昔之滯目礙膺者今皆可以屬讀無復苦其牴牾矣
前人亦常用意於此而無其通貫明確隸釋諸家咸
所不及也然豈僅爲書體已哉經典之文亂於字迹
者不少得考古者一二正幸莫大焉往往獲殘碑
斷碣而喜等之球壁者以其有資於聖籍焉夫欲讀
書必先識字欲識字必先察形古日益廢今日益譌
古之小學今乃爲絕學就其近者導之使知辨隸而
篆亦在所舉矣斯南原之志也將爲功於羣經而豈
矜能於藝學哉是書之精博焉不可銀本而急傳也

康熙戊戌秋九月

四庫全書提要曰藹吉號南原長洲人是書鉤摹漢隸之文以宋禮部韻編次每字下分注碑名并引碑語其自序云銳志精思採摭漢碑所有字以爲解經之助有不備者求之漢隸字原又云字原多舛謬舩船再再體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別悉從隸釋隸續詳碑定字指摘無餘今考此書字形廣狹與世所刻婁機漢隸字原相同是陰以機書爲槁本且漢碑之出於機後者僅魯孝王刻石太室少室開母諸石闕及尹宙孔褒曹全張遷韓仁數種視機書所列不過百分之一二機所見三百九種其存於今者不過

景君孔和史晨韓勅孔謙孔宏魯峻鄭固孔宙蒼頡衡方張壽孔彪潘乾武榮王渙鄭季宣白石神君西狹頌邨閣頌二十餘種較其碑目所列已不及十分之一此二十餘種之外縱舊拓流傳亦斷壁零璣偶然一遇決不能如是之多藹吉何由得見原碑一一手摹其字則所云不備之字始求之字原始不足憑又每字下所引碑語亦多舛錯如忠字下引孔宙碑躬忠恕以及人誤去躬字宿字下引孔憲碑諾則不宿誤連上文如毛二字爲句奎字下引史晨前碑得在奎婁句誤以爲後碑秦字下引華山碑改秦潘祀句誤以爲韓勅碑此或讀碑時偶不及檢至通字下

引唐扶頌通天之祐而唐扶頌實無此語蓋以隸釋所載授天之右句與前行通天三統句適相齊而誤寫之是元僅據隸釋未見原碑之一證洪适之書具在安得諱所自來乎卽以原碑尙存者而諭如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碑陰碑兩側字數較多文義尙大概可考碑云莫不騁思歎仰師鏡而師字下引之誤截師鏡二字連下文顏氏二字爲句碑云更作二輿朝車威熹而車字下引之誤以作二輿朝車爲句碑云仁問君風燿爲句其君字下所引亦然碑云長期蕩蕩於盛而長字下引之誤截去於盛二字碑云於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誤連下文仁字爲句碑陰

有陳國苦虞崇之文苦者縣名虞崇者人姓名也而虞字下引之誤作陳國苦虞碑陰有雒陽李申伯之文而申字下引之誤截去伯字又有蕃加進子高之文而進字下引之誤截去蕃字碑側有河南偃師度徵漢賢之文其旁別有河南偃師肯鄰通國一人顯然考證乃偃字泐痕似厚字遂誤以爲厚又不知偃偃通用復贅辨河南有偃師無厚師至於鄉字下引碑側題名金鄉師耀不知此乃碑陰小字後人所加非漢字亦非碑側又於率字下引碑陰魯孔方廣率不知碑文明是廣平惟明王雲露刊隸釋始誤爲廣率是併現存之碑亦僅沿襲舊刻未及詳考乃云采

撫漢碑其亦誣矣惟其於婁機以後續出之碑盡爲摹入脩短肥瘠不失本真則實足補字原之闕所篆偏旁一卷五百四十部能依說文次第辨證精核又附碑考二卷碑之存者注今在某處亡者引某書云在某處具有引證以年代先後爲次條理頗爲秩然則較字原碑目爲詳核後附隸八分考筆法二篇采輯舊說亦均有裨後學與婁氏書相輔而行固亦不必盡以重儻譏也

萬氏經分隸偶存

四庫全書目二卷

存

胡德琳叙曰甬東萬氏始自定遠徒鄞世以武職顯往往以名諸生起爲大將至明末履安先生與黃黎洲諸人同學于山陰劉念臺以理學經術顯甬上自象山四大弟子而後儒風至今不墜者履安先生爲之振興也家學相承其子充宗季野兩先生一以經而兼史一以史而兼經天下知與不知皆謂甬上萬氏爲學海經神也然皆以隱逸高尙自命至九沙太史始爲玉堂金馬之客與兄貞一先生又以學問相切劘所刻辨志堂五經已流布宇內久爲科舉家所共習矣又以其餘緒工於漢隸雄視江南復恐隸法之不傳也乃爲分隸偶存一書凡分隸之原流碑版

之存逸用筆之工拙諸家之短長無不臚列而存之
蓋取書斷書譜隸釋金石諸家合而爲一雖曰偶存
實集其大成也初藏于家太史孫臨清州使君邠初
始刻之囑余爲序其書得以流布爲功不小然家藏
先世著作極富如經學五書已重付剞劂氏問尙有
季野先生河渠考石經考史表羣書疑辨諸書若能
一旦盡以付梓正如商鼎周彝之重出於人間不亦
天壤之快事哉余于使君有厚望也

陸耀叙曰翰墨之道雖微非精其術者不能言言亦
不足以傳若蔡中郎之九勢鍾太傅之十二意至於
今學士大夫不能增損一字蓋共用功也深故收效

也遠固非稍涉其藩籬而輒能不朽者也至乃右軍
之學筆法再傳季海之家擅名三葉一門師授奕世
同光又古今不可必得之數其中隱顯絕續之機往
往有默司其柄者非復人力所能與焉甬東九沙萬
先生胚胎家學於讀書攷古而外復覃精於分隸之
書余童年卽嘗奉其零縑斷楮爲家藏珍秘及來守
濟南乃得與先生文孫幽初共事一方一日出先生
所輯分隸偶存見示公餘披讀再三信先生之精於
斯孰能薈萃成書以嘉惠後學無異中郎太傅之用
心而幽初復能闡揚其事壽諸棗梨以公同好抑亦
何愧王徐之子孫乎因念先君子昔日亦酷嗜作隸

每得漢人一碑臨摹不數百偏不輟持論以光和爲宗下此者弗尚也余不能仰繼先人餘業讀幽初所刻之書而益滋內愧且以歎立言傳信之難而世濟其美如先生之家者爲不多見也爰爲之序

施養浩叙曰余年未及弱冠嘗就雪邨程安學作漢入隸書卽知仰止先生其時無受教地未敢瞻謁家素蓄曹全碑善本覺臨撫之下頗於真書有裨歲庚午金壇于司農視學浙水授余山東全省隸帖甲戌計偕京師得交濟南名士朱青雷授余學隸書歌顧以多好無成故步屢失後因移家京邱盡棄所藏金石之文茲來歷下值先生文孫幽初以異能調首邑

令季嗣近蓬亦在署近蓬爲余叔祖子淳公及門風騷翰墨克續家聲示余先生手輯分隸偶存一編余開卷極爲心賞繙閱甫終不禁廢書而歎久之緣編中所論書法雪邨安嘗爲余言宛如先生之面命也所著漢魏碑考耐圃師嘗於余贈又不啻先生之留遺也雖無老成尙有典型少之所慕今得恣觀時移事異感慨係之爰附私淑之義誌數語於編末先生弱息周夫人孳窠手蹟余與雪舫遊得寓目其爲余內子書大小幅素及扇頭細字藏於家

梁文泓跋曰九沙先生承都督公名儒之後世以理學經學顯而先生尤邃於經所輯辨志堂薄海內家

家有之書學非甚屑意者若隸書又書學中一節耳而世人特寶貴之求書者往往趾踵相接縑素堆積几案閱數十年以爲常旣從事久凡目之所及心之所得舉而筆之雖未嘗有意勒成一書而沾句學者亦已多矣曾屬余是正未幾家燼於火與先代所傳及他著一時俱盡是編其門徒程君雪汀所存別本也譌字頗多將鏤版舉以似余余不克訂書數語歸之

萬福跋曰先太史紀年有云予素嗜字學尤篤於分隸春和手柔取古來論隸學及作隸人姓氏彙爲一編附以臆說及漢唐碑刻題識語數十則名九沙分隸偶存亦夙習未忘也福幼侍先太史嘗聞訓季姊及寄伯兄書自叙年十三時見友人案頭曹全碑一冊假歸仿之及少長游學入仕以迄歸田遍求古今名蹟臨摹規畫實有愜心以故與酣落筆揮灑自如是編成於雍正辛亥之春年七十有三矣閱十載庚申家罹祝融之厄所藏漢唐碑帖洎生平著述殆盡後於及門程君清標處得是編存橐不無魯魚痛先太史旋歸道山未克訂正福珍之篋笥有年頃來山左姪縣前章邱署中訪知邑人焦君適曾嗜古善書丐其校訂縣前亟謀壽梓以公海內福因備述顛末記之縣前爲伯兄承天次子伯兄字石梁號訥庵雍

正己酉拔貢前陽穀令卒於官能嗣先太史臨池之
學季姊承保字季齋亦能以漢隸法作擘窠大字歸
長沙進士周宜猷早歿福謹附書於後以俟當世博
雅君子采輯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經字授一號九沙鄞縣人康熙癸
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上卷首作書法次作分
隸書法次論漢唐分隸次論漢唐分隸異同次漢魏
碑考下卷爲古今分隸人名氏始於程邈終於明末
馬如玉自鄺露以前皆引據諸書惟如玉不著載何
書則經所自增矣集錄金石之書梁元帝所輯不可
見歐趙以下方有論及分隸筆法者經所錄頗詳晰

有門徑所列漢魏諸碑雖止有二十一種而考證剔
抉比諸家務多者亦較精核至云唐以後隸與八分
各分爲二隸卽今楷書八分卽古隸書以八分爲隸
趙明誠已譏之國朝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并漢碑無
不各八分以楷爲正書正恐仍蹈歐陽之失其說亦
明白可據也

錢氏 王炯 字學海珠

二卷見太倉州志

存

太倉州志曰錢王炯字青文嘉定人邑諸生著有字
學海珠二卷

王炯自序曰予性專而嗜癖弱不好弄奕局幾道樗蒲幾道非所知也志學之年初習舉子業兀兀窮年靡間寒暑嘗讀韓昌黎書謂爲文宜略識字心竊好之每以暇日涉獵載籍遇有疑難字昧其音義者輒心焉識之年未三十卽以授徒餬口垂老無所遇而負笈問字者常滿戶外空空之知兩端必竭家貧不能蓄書而一縑假借過目思其卽忘凡奇文難字爲古今字書所未收者疏諸別紙以待訪問銖積寸累日以孳多今暮齒已及視聽都廢乃取尙所掌錄汰其重複類而次之分爲六門曰方俗常用曰碑刻別體曰避諱減筆曰傳刻譌謬曰翻譯識別曰試卷編

號匪曰貪多炫博或賢於無所用心而已夫文字之興古矣說文所舉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卽宣聖正名之學凡不合於說文者卽爲俗字然而呂忱葛洪之所加孫強孫愜之所益孫休梁四公唐武后劉夔穆天子傅僧行均所傳後人未嘗不兼收而益存之予所采錄雖形聲譌變無當於蒼雅之舊要皆正史所收章奏所用刊於碑碣播於梨棗可以備掌故可以資博聞者若夫邨俗猥褻怪誕之文大雅所弗道愚亦未敢以汙簡牘也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九十一老人序

舞格 清文啟蒙

卷二十八

三

四卷

存

程明遠序曰清文啟蒙乃吾友壽平先生著述以課家塾者也其所注漢語雖甚淺近然開蒙循序由淺入深行遠自邇之意寓焉啟迪之初非此曉暢之文亦難領會誠幼學之初筏入門之捷徑也予嘗目睹先生以此課蒙而稍能穎悟者學不匝月即能書誦且音韻筆畫莫不明切端楷一讀不致錯誤大有正本清原之義更見功效捷速之妙久欲請稿刊刻以為初學津梁而先生不許曰此本庭訓小子設法而作所注皆係俚言鄙語粗俗不文付之梨棗不無詒

誚乎予力請再三始獲校梓其於初學之士大有裨益云雍正庚戌孟春作

萬氏 光泰 轉注緒言

二卷

存

萬光泰轉注辯曰轉注之說許氏無明文其言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夫概曰類則事形聲意類各不同類不同則所謂同意者亦隨類而異于是為形轉之說者賈公彥曰文意相受左右相注而戴侗周伯琦諸人皆從之為聲轉之說者張有曰展轉其聲注釋他字而趙古則王應電諸人皆從之為意

轉之說者徐鍇曰偏旁加訓博喻近譬而鄭樵趙宦
光諸人皆從之熒沸蜩鳴迄無定論余謂天地之化
自無至有自少至多皆有樞機運乎其際其可見者
著于文字文字之原始于一點郎、字無音說引而
申觸類而長則百變而不窮諸說中惟戴周之說稍
近然亦未見其真也或曰何以明諸家之未當也曰
我以考老二字定之也令善之令轉為使令之令平聲
長短之短轉為長幼之長說文明屬之假借矣今必
屬之轉注是顯與說文背也又考之苦浩切別無轉
音老之盧皓切別無轉韻卽或有之亦屬隱僻而謂
說文以此為轉注準乎是聲轉之說有未當也役他

為諧聲役已為轉注其說起自夾漈原其意似謂以

義為主而以音相足者謂之役他謂之諧聲如江河

水為主以工可足其聲是也以音為主而以義相轉者謂之役已

謂之轉注如童為幼小之稱在牛為犗在羊為羴是也以六書中諧聲兼

會意諸字盡如轉注其說矯強姑未暇論卽以其說

稽之說文于万字下曰气欲舒出夕上礙于一考字

下曰老也从老省万聲是考之為義絕無气出上礙

之義而以万為主以老相轉可乎不可也說文長箋

所載轉注俱從此論而合万于考曰万象气難出老

人哽噎其气似之牽合附會遂其謬見如是而可鑿

天下之字何不可鑿乎且夫考老二字自當各相為

證上之與下日之與月江之與河武之與信令之與
長偏舉一字亦可以識其爲事爲形爲聲爲意爲假
借若如鄭趙之言則老字竟爲考之附疣與上下日
月等字平舉者不合論其次序亦當曰老考不當稱
考老矣是意轉之說亦未當也曰然則戴周之說果
與說文合乎曰亦非也六書故所稱指反欠爲斤反
子爲云之類今觀考老二字老之上從毛反毛爲尾
之半其下從止反止爲人與考無涉考之上從老老
無反形其下從丂反丂爲已音呵與老亦無涉而戴周
僅以此說當轉注之全無怪乎其見譏後世也曰子
以戴周爲未當又何以戴周爲近也曰天下之理縱

橫盡之矣一轉爲萬萬轉爲一縱轉也一止于一而
一之變化前後左右復不止于一橫轉也人之爲字
增而爲从爲瓜減而爲ノ爲人其轉盡矣而人之類
不盡于是反而爲匕到而爲止臥而爲尸屈而爲儿
拳而爲勺匕相竝而爲比匕相背而爲北人止相及
而爲化尸匕相止而爲尼或離或合各有原委則戴
周之說固轉注之一而不可盡廢也曰然則考老二
字果何取也曰考老皆从毛是建類一首皆以老爲
義是同意相受也由ノ成彡由彡成毛由毛成考老
是固余一轉爲萬之說也曰然則考何以別于諧聲
老何以別于會意也曰六書四爲體二爲用體不可

離乎用用不可離乎體昔之論轉注者俱欲于事形
聲意外別立一體故其說多謬不知轉注之義卽隨
事形聲意而具說文恐人誤以考專屬諧聲故錯舉
老以足考之下恐人誤以老專屬會意故錯舉考以
加老之上苟以余言爲不信則假借諸字亦將求諸
事形聲意外乎吾知其必不能矣日子之論轉也明
矣備矣注之義可得聞歟曰是亦轉也詩曰挹彼注
茲是其義也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每二字一體一用
轉注假借二字皆用彼以轉注爲轉者亦鑿也

戴氏震六書論

三卷

存

震自序曰自昔儒者其結髮從事必先小學小學者
六書之文是也周官佻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
以教萬民而大行人所稱諭書名聽聲音又屬瞽史
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治經有法不岐以異端後世
道闕小學不修古文絕於嬴氏佐隸起於獄吏漢興
蓋百年始徵小學之士令說文字未央廷中光武時
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及賈侍中修理舊文而許
叔重從受古學誤說文解字則在安和已後今考經
史所載漢時之言六書也說岐而三一見周禮注引
鄭司農解一見班孟堅藝文志其一則叔重說文解

小學考
字序頗能詳言之班鄭二家雖可以廣異聞而綱領之正宜從許氏厥後世遠學乖罕覩古人制侏本始謂諧聲最爲淺末者後唐徐鍇之疏也以指事爲加物於象形之文者宋張有之謬也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事不可指則會其意意不可會則諧其聲者諸家之紛紊也謂轉聲爲轉注者起於最後於古無稽特蕭楚諸人之臆見也蓋轉注之爲互訓失其傳且二千年矣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載籍極博統之不外文字文字雖廣統之不越六書綱領既違譌謬日滋故考自漢已來迄於近代各存其說駁別得失爲六書論三卷凡所不載智者依類

推之以拾遺補蕪將有取乎此也時乾隆乙丑孟冬

畢氏沅文字辨證

五卷

存

沅自序曰作是書有五例一曰正皆說文解字所有者也二曰省筆蹟稍省于說文解字香之爲香鶻之爲鶻是也三曰通變易其方而不鑿于說文解字爍之爲秋騎之爲鶻是也又蕪不能符于籀篆不得不從隸楷所行舛之爲齊壽之爲壺是也四曰別經典之字爲說文解字所無者也然紉譴別而有據遺屨別而難依是亦有例焉五曰俗流俗所用不本前聞

或乖聲義鄉壁虛造不可知者是也粵若卜古造字之初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日月上下武信江河其事實繇其原則一于是周官則保氏教之漢令則尉律課之然自八體肇興乳生蕪穢卅五篇故多殊觀十三冊式增逸體聯邊詭異識者誚焉至於曷俗常譚識後別釋馬頭人黃頭人誣人滋戾十日卜十一口論十始乖全非則止句屈中半得則去衣負告不審則橫目田斗獨異則神虫巧言尔既有田車偏無軸成臯有白人羊之印大亨有二月了之謹更可哂者昱月爲翌修尾爲脩墻變割形剗成利體蔡中郎不識色絲隋文帝罔稽裂肉或因仍而

改或卓見而離蓋舉一以概餘勿兼該而爭辨矣至於經籍之文異傳異寫假借之悖不明偏旁之義遂晦飛禽安鳥水族著魚蟲屬虫旁草類艸上行乃用是語卽從言重之則璠與爲璵惡之則獫允爲狁更有離邊置禹蔽下加朋溷支于文溷无于亢魚燕馬爲鳥焉照黑誰問心分豐覃粟栗要惡惡覆難求西合胄胄莫柝陝挾不殊種種酢醋之互亂鞠鞠雁鴈之相縣如此之類雖非馬豕之譌或致究泚之謬是貴于攷之詳而審之諦也余究思典籍求蹟籀斯每慨艸木篇多變舊文詁訓書積生詭字若不折衷南閣曷繇探本彼倉故從五百廿部窮九千餘言徧討

別指以示專歸其義取之魏江式齊顏之推其文則較之唐陸德明顏元孫張參唐元度周郭忠恕宋張有諸家爲正矣然元孫自謂能參校是非較量同異立俗通正三例定字而舛失偏多如以藝莛闐閔稷稷爲上俗下正而不知下正亦爲俗字潔潔槩稍棹權爲上通下正而不知下正皆非正字虫蟲啣鄙爲上俗下正而不知虫啣皆爲正禰禰貽貽种冲効効爲並正而不知禰貽种効本非正字塗途爲並正而不知皆爲俗字翫其所習蔽所希聞本無數典之長斯眩觀文之目無怪其率由多愆也矣張有則以宋徐鉉刊定說文解字爲真本凡徐所參入及新附

字概指爲許書如擣股貓鞞驎醒砧瑛櫛禰徹臉稷槩盜蚝芍切顛琲茲爲許之所無並云正體且謂鞞爲鞞別縲爲縲別俾爲嫫別孳爲受別阮爲闕別券爲券別而不知六文皆有兩家專以匡俗成編猶有此病他可勿問焉余少居鄉里長歷大都凡遇通儒皆徵碩學初識故元咏惠徵君棟得悉其世業繼與今嘉定錢詹事大昕故休寧載編修震交過從緒論輒以衆文多誣糾辨爲先既能審厥時譌必當紹其絕詣門生嘉定錢明經站向稱道吳江處士聲能作通證書欲以經典異文盡歸許君定字是猶余之志夫處鮑居蘭薰猶易剖生麻入緇形色弗蒙若使岐

小學
多路惑則靡所適從諒彼歸異出同則自逢指要爰
因暇景既竭愚才日省月記殺青斯竟舉綱舉目願
無背于往制去泰去甚事始契于宿懷引之能伸用
亦無爽如云未盡殆其謂之或有臨陳亦無隱焉乾
隆昭陽直安歲九月望日

畢氏 沅音同義異辯

一卷

存

沅自叙曰既作辨正書每念經典之文多通假借之
道非必古人字少以一字而兼數義之用皆緣隸寫
轉譌避縣文而趨便易所成說文解字所有其音同

其義異者據形著訓雜而不述分觀並舉式鏡攷資
因另爲一編附于辨正之後庶不借邵陵之恠云爾

袁氏 日省 選集漢印分韻

五卷

存

謝景卿叙曰秦書有八體五曰摹印漢時有六書五
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篆固別爲一體屈曲填密取
糾繆之義與隸相通不盡與說文合要其損益變化
具有精意不可磨滅章法配合渾穆天成不可思議
嗜古之士往往寶焉宋宣和始作印譜元明諸家搜
羅益富而所譜皆官私印叙刻未及逐字類聚排纂

間摹形似或不悉依原印大小長短俾得備參稽也
宋君芝山携袁予三先生選集漢印分韻手彙嘆未
曾有暇曰悉爲釐訂香山劉子南隅力任剗劂夫繆
篆出自漢人固與碑文款識并垂不朽是書點畫形
模悉仍本來因流溯原觀其會通不特爲鑄摹家所
取資亦以補南閣祭酒之闕也

按六書之學今多習焉不察惟摹印者用之
秦釐八體五曰繆篆繆篆卽所以摹印也古
文二篆繁簡不同結構皆圓篆刻宐循印體
易圓而方屈曲周密有綢繆之象故曰繆篆
近曲阜桂君馥深于篆學尤工摹印嘗博采

秦漢官私印爲繆篆分韻五卷秀水盛百二
叙曰六書之學失傳已久幸有摹印一家尙
存餽羊然淳漓代降師心自用壞前人之矩
矱漸遠而漸失其真西漢末大司空甄豐等
定爲六書其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至光武
時據馬伏波之論一邑令丞之印文已不勝
其舛後人或更以古文科斗大小二篆襍而
施之更無論矣吾友桂子未谷精於小學方
博攷諸書作說文解字學爲功甚鉅其書先
成者則有繆篆分韻蓋取漢銅印編成以補
繆篆之缺字字典確與金石韻府之類雜而

不倫者相云遠矣又海寧陳鱣跋曰漢人摹
印雜參隸法其尤異者若泉旁加水國內从
王不獨泉爲四下之羊伏作外向之犬也然
存此一體亦見六書之流變要當與籀篆分
別觀焉桂未谷廣文創爲是書有年矣收羅
極其博攷據極其精今開彫京師余爲補摹
篆文而校正之因書其略按作篆韻者有王
楚薛尙功之鐘鼎篆韻徐鍇之說文篆韻譜
李燾之五音韻譜聊蒼紫宙有錄無書夏竦
古文四聲韻真偽雜出他如金石韻府正韻
篆六書通篆文纂要之類更雜而不倫而繆
篆絕少專本是書博采古印目驗手摹復依
廣韻次第類聚而詳攷之其有功于篆刻不
小矣

江氏聲六書說

一篇

存

俞瀚跋曰竊惟文字肇興于倉頡而漢書藝文志云
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然則六
書由來舊矣許叔重言六書推本周官者以六書之
見于載籍無先周官也周有史籀十五篇秦時李斯
等文字多取則焉而篆體頗異自名秦篆天下凡有

小學考
不合秦篆者斯奏罷之文字從此一變而譌舛日滋
叔重生于東漢能溯造字之本情作說文解字析其
字而解之比其文而說之而六書之誼備于是矣余
幼時曾留意于此及遨遊三十餘年而未遇同志今
老矣僑寓虎阜行同方外語言文字疆半皆忘不意
江君叔灃辱不鄙棄時來下問一日出所著六書說
一篇示余反覆展讀不忍釋手叔灃乃好古士也卓
然特立學究古今動與世違而不顧甘于處貧而不
知究心六書發其指趣著爲是說讀書貴識字字明
而理亦明今之識字者誰乎余竊喜有所遇姑將幼
時所知遺忘而未盡者舉而告之

按聲字叔灃一字良庭吳縣布衣惠徵君棟
再傳弟子邃于經訓著尙書集注音疏尤精
小學生平未嘗作行楷書故其篆法入古嘉
慶元年以孝廉方正徵被六品冠服年八十
卒

小學考卷二十七終

男學崇
學桐按字

小學考卷二十九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聲韻一

李氏登聲類

隋志十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魏左校令李登誤

又潘徽傳曰李登聲類始判清濁纔分官商

封演聞見記曰魏時有李登者誤聲類十卷凡一萬

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

今本聲類

一卷

存

阮元書聲類拾存後曰李登聲類以五聲命字尙無四聲之謬說今時言韻者考論古聲于去入二聲終多疑惑使李氏部分尙存其去入二聲分平上必有確足據者海寧陳君鱣嘗著聲系一書因部分未定故編輯此書姑依廣韻至考證聲音文字訓詁乃專門名家罕有匹也

陳鱣叙錄曰魏左校令李登謨聲類十卷隋書經籍志載其目唐以後失傳鱣從羣書所引采集得二百一十餘條因元本部分不可考見姑依陸法言書次

第錄爲一卷且爲之叙曰小學本輔羣經古之字書惟賴說文解字僅存然考論古聲終多疑惑聲類者其訓詁既有補說文之遺其音讀又足以正唐韻之謬則今日于亡逸之餘爲之罔羅拾瀋其可緩乎哉說文解芋字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聲類云芋大葉著根之菜見之驚人故曰芋大者謂之蹲鴟甚可蒸食也義本說文而訓較詳說文云蒂瓜當也聲類易之曰果鼻其義益精而玉篇則以爲草木綴實說近迂矣說文以噓爲吹以吹爲噓聲類云出氣緩曰噓出氣急曰吹不有此訓何所分別哉說文云吃言蹇難也一切經陀羅尼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言不

小學
通利謂之蹇吃聲類云吃重言也其于期期艾艾之
狀又何肖合也說文云簾堂簾也學者未得其解聲
類云簾戶蔽也然後知釋名所謂簾廉也自障蔽爲
廉耻其說于是不孤矣坊字不見說文古蓋作墜或
用方然以坊名屋今所在有之論者止知字林有坊
別屋之訓而不知聲類已先之矣說文之解軒字也
但云曲輶藩車聲類云軒安車也按古者婦人不立
乘其餘皆立大夫七十而致仕適四方乘安車安車
不立得此安車一解乃知左傳所云歸夫人魚軒及
服冕乘軒爲不立乘信而有徵矣此訓詰之可據者
也漢儒說經皆云讀若某自孫炎變讀若之例而反

音與李與孫同時故聲類多用反音觀其音營爲呼
宏切此字說文从言熒省聲玉篇余瓊切今南人讀
熒火爲寅卽玉篇之余瓊切北人讀若兄卽聲類之
呼宏切唐韻但知依附玉篇音余傾切此其所蔽也
聲類嗜子夜切玉篇同嗜卽說文諧重文讀若徃唐
韻壯草切按管本从乍得聲則固宜讀子夜切矣貫
說文从貝世聲玉篇時夜切唐韻神夜切于聲不諧
顏師古漢書注云貫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
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貫以爲證驗
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音豈得卽定其字
以爲正音乎自師古審辨後奈何朱翱音說文尙沿

玉篇唐韻之謬讀爲時卸反哉此音讀之可據者也
是書以五聲命字封演聞見記云凡一萬一千五百
二十字較說文增多二千一百六十七字故說文本
一哂字而此別出吼吽响三字皆訓爲嗥說文本一
挺字而此別出挺字蓋佛書盛行僞體雜見或後人
轉寫失真如一切經般若燈論音義引聲類云篋篋
也僧祇律音義又引云篋篋也按說文篋茶也茶折
竹篋也知作篋者卽篋今莊氏所刻本盡改爲篋是
其證矣今於其異乎說文者詳加考據標以正文至
所集雖不及元書五十分之一然吉光片羽要可珍
重因與埤倉並錄之以存漢魏音訓絕學

無名氏韻集

隋志十卷

佚

呂氏韻集

隋志六卷

佚

隋志曰晉復安令呂靜謨

魏書江式傳曰式上表云呂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
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官商角徵羽各爲一篇
顏之推家訓勉學篇曰吾嘗從齊主自井陘關入上
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邨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

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間是舊獵餘聚亢仇舊是獲馭亭悉屬上艾時太原王劭欲誤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

又音辭篇曰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不可依信

今本韻集

一卷

存

陳鱣叙錄曰隋書經籍志韻集十卷又六卷晉復安令呂靜撰江式上表則云靜放聲類之法作韻集五

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按所稱卷各不同旣以五音命篇當以五卷爲是或并錄目爲六卷歟至十卷者恐別是一書隋志又有韻集八卷注段宏知當時作韻集者不止一人也呂靜書今已不傳其部次不可考惟顏氏家訓音辭篇指其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段君若膺云今廣韻本於唐韻唐韻本於陸法言切韻法言切韻顏之推同誤然則顏氏所執畧同今廣韻成在十四清仍在十六蒸別爲二韻宏在十三耕登在十七登亦別爲二韻而呂靜韻集成仍爲一韻宏登爲一韻故曰合成兩韻今廣韻爲奇同在五支益石同在二十二昔而韻集爲

奇別爲二韻益石別爲二韻故曰分作四章皆與顏說不合故以爲不可依信今按宏登爲一韻與古音合此韻集之勝於顏陸輩也鱸按韻集以五音命字尙無所謂四聲者陸氏以當日之韻繩之宜乎不相合矣至其音讀可考者一切經音義引云撥音扶月反按撥从發聲當讀若伐玉篇作補達切非矣又引云鱸音丑巷反按漢書高帝紀云王陵可然少鱸師古曰鱸古音下紺反今音竹巷反竹巷與丑巷相近乃唐韻作陟降切異矣又引云菸乙餘反今關西言菸山東言薦薦音於言反江南亦言矮矮又作萎於爲反於邑無色也按說文菸鬱也从艸於聲一曰菸

也正與此合可以補方言之未備它如顏氏家訓勉學篇所引蠟餘聚纒猷亭及一切經音義引胆噠語不正也欵作噉髦筆音加沙之類皆魏晉間俗字大約與其兄字林之書相襍裏也鱸從羣書采獲錄成一編次之聲類之後存雖無多聊資考鑒焉

段氏 宏韻集

隋志八卷

佚

李氏 槩修續音韻決疑

隋志十四卷

佚

顏之推家訓音辭篇曰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

又曰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

按李槩字季節北齊書邢邵傳曰邵有書正多而不甚校讎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李氏 槩 音譜

隋志四卷

佚

按陸法言切韻叙稱李季節音譜卽此書

王氏 延 文字音

隋志七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晉蕩昌令王延誤

無名氏文章音韻

七錄

佚

王氏諺五音韻

七錄五卷

佚

釋靜洪韻英

隋志三卷

佚

無名氏字書音同異

隋志一卷

佚

無名氏叙同音義

隋志三卷

佚

無名氏雜字音

隋志一卷

佚

無名氏借音字

隋志一卷

佚

無名氏音書考原

隋志一卷

佚

周氏研聲韻

隋志四十一卷

佚

按陸法言切韻叙偁周思言音韻思言疑卽研之字

周氏 彦倫 四聲切韻

見南史

佚

南史周彦倫傳曰彦倫晉左光祿大夫顓七世孫也少爲族祖朗所知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彦倫書元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允以倒薤書求就彦倫換之彦倫笑

荅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子捨

沈氏 約 四聲

隋志一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梁太子少傅沈約撰

梁書沈約傳曰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南齊書陸厥與沈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暗與理會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覩聞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于誣乎按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情謬于元黃摘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龔龔妥帖之談操未續顛之說興元黃于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耶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强今許

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
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
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于章句情物文
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謬多
義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人之賦
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
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于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
稱是楊脩敏捷著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
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于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
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
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沈約答書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
之繁配五聲之韻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
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到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
能盡何況復過于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于懷
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何耶
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
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
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
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
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所以文章之
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乘反譬

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此

陸厥與沈約問聲韻書曰先是宋太子詹事范曄與諸甥姪書自論云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爽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

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至齊永明末盛爲文章厥與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彦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有平頭上尾蠡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
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
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
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
得之厥意謂不然與約書約荅之然約論四聲妙有
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

王觀國學林曰南史陸厥傳曰齊永明時盛爲文章
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彥倫善識聲韻約
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融有平頭
上尾蠡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
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庾肩吾傳曰齊永明

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
拘聲韻彌爲麗靡復踰往時沈約傳曰約誤四聲以
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冒矜窮其妙旨
自謂入神之作梁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
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觀國按四聲切韻始自齊
梁雖云麗靡而江左文章拘於聲韻氣格卑弱間有
作者大抵類俳南史曰沈約論四聲妙有詮辨而諸
賦亦往往與聲韻乖然則約自謂窮其妙旨而反致
矛盾何耶陸法言論聲韻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
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或
參宮參羽或半徵半商以此觀之則理致頗深實難

遠曉隋唐以來始有律詩調格婉和殆如樂律愈于
江左遠矣而其餘文格尙襲江左之風彫礪磔裂殊
乏純古之風韓愈學古文以救文敝而不能丕變故
唐末五代之際文氣彌弱也雖總古今之字不逃乎
音切固有卽音切而知其字之義者之乎切爲諸而
已切爲耳如是切爲爾何不切爲盍不可切爲叵此
卽音切而知其字之義也下至閭閻鄙語亦有以音
切爲呼者突鸞爲團屈陸爲曲鶻崙爲渾鶻盧爲壺
或熬爲太咳洛爲殼凡此類非有師學授習之也其
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然者沈約所謂入神殆此類耶
又曰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

爲疊韻荅曰元護爲雙聲礮礮爲疊韻觀國按古人
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
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
音北方唇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
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元護同爲
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礮礮同爲牙音而
二字又同韻故爲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驎慷慨
啞聾霰皆雙聲也若侏儒瞳矐倥峒龍崆螳蜋滴瀝
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畧是雙聲灼畧章良是疊
韻又曰廳剔靈歷是雙聲剔歷廳靈是疊韻舉此例
則諸音皆視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

字曰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也觀國案村字是唇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唇音唱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也觀國按侵字是唇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唇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韻不可謂之疊韻也觀國按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鞦韆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鞦韆格磔乃疊韻也

王氏 斌 四聲論

南史

佚

南史陸厥傳曰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于時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後還俗

張氏 諒 四聲韻林

隋志二十八卷

佚

劉氏 善經 四聲指歸

隋志一卷

佚

隋書文學傳曰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

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四聲指歸一卷行于世

夏侯氏詠四聲韻畧

隋志十三卷

佚

李涪刊誤曰梁夏侯詠誤四聲韻畧十二卷

按陸法言切韻叙稱夏侯該韻畧該字疑卽

詠之誤

楊氏休之韻畧

隋志一卷

佚

北齊書列傳曰楊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少

勤學愛文漢魏孝昌宗邢果作亂一時遇害諸湯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遷給事中太尉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于世

按陸法言切韻叙亦稱楊休之韻畧

杜氏臺卿韻畧

見陸法言切韻序

佚

無名氏羣玉韻典

隋志五卷

佚

無名氏纂韻鈔

隋志十卷

佚

潘氏徽韻纂

三十卷見隋書

佚

隋書文學傳曰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善屬文能持論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

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

徽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爻始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筴授河龜威出洛綠縑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卸甲示於宦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為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鐘鼎春千秋羽盛禮樂於膠庠省俗

觀風采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極稟秀天
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
易先通每畱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道博
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
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
於井里賁束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
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梁各施鳴吠於時歲次鶉
火月躔夷則驂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卻倚桂
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烟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
義風靡乃討論羣莖商畧衆書以爲小學之家尤多
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

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
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爲疑混
酌古會今未臻切要末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
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
難爲用遂躬紆睿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
總循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卽隨注釋詳之詰訓
證以經史脩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爲韻纂
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
玉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業
術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以犬馬識
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

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誚於索居東里
之才請能加於潤色

陸氏法言切韻

通志五卷

佚

法言自序曰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
言門夜求酒闌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
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
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章移脂音

切魚

語居虞遇俱

共爲一韻先

蘇前仙相然

尤于求

侯胡溝切

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

音卽須輕重有異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畧陽休之韻
畧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畧等各有乖
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
欲更摭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著作謂
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我輩數
人定則定矣法言卽燭下握筆畧記綱紀博問英辯
始得精華於是更涉餘學兼從薄宦十數年間不遑
修集今返初服私訓諸弟子凡有文藻卽須明聲韻
屏居山野交游阻絕疑惑之所質問無從亡者則生
死路殊空懷可作之歎存者則貴賤禮隔以報絕交
之旨遂取諸書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

切韻五卷剖析豪釐分別黍累何煩泣玉未得縣金
藏之名山昔怪馬遷之言大持以蓋醬今歎揚雄之
口吃非是小子專輒乃述羣賢遺意寧敢施行人世
直欲不出戶庭于時歲次辛酉大隋仁壽元年

李涪刊誤曰自周隋已降師資道廢既號傳授遂憑
精音切韻始於後魏校書令李登撰聲類十卷梁夏
侯詠撰四聲韻畧十二卷誤集非一不可具載至陸
法言采諸家纂述而爲已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尙
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爲時人
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舍四聲則秉筆
多礙自爾已後乃爲要切之具然吳音乖舛不亦甚

乎上聲爲去去聲爲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爲兩韻且
國家誠未得術又於聲律求人一何乖濶然有司以
一詩一賦而定否臧音匪本音韻非中律於此考覈
以定去留以是法言之爲行于當代法言平聲以東
農非韻以東崇爲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爲切
去聲以送種非韻以送衆爲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
屋宿爲切又恨怨之恨則在去聲偃戾之偃則在上
聲又言辯之辯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又舅
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又皓白之皓
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又以恐字恨字俱去
聲今士君子於上聲呼恨去聲呼恐得不爲有知之

所笑乎又尙書曰嘉謀嘉猷法言曰嘉予嘉猷詩曰
載沉載浮法言曰載沉載浮伏予夫吳民之言如病
瘖風而噤每啟其口則語戾喁喁隨筆作聲下筆竟
不自悟凡中華音切莫過東都蓋居天地之中稟氣
特正予嘗以其音證之必大哂而異焉且國風杕杜
篇云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姓又雅大東篇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此則不切聲律足爲驗矣何須東冬中
終妄別聲律詩頌以聲韻流靡貴其易熟人口能遵
古韻足以詠歌如法言之非疑其怪矣予今別白去
上各歸本音詳較重輕以符古義理盡於此豈無知

音其間乖舛旣多載述難盡申之後序尙愧周詳
沈括夢溪筆談曰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
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
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
乎爲諸之類以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輓
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
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
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
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
也如顛天田年邦胥龐龐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
人爲之幫字橫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官之清

當商之清剛角之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傍茫是也
臧徵之清央羽之清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
幫宮之清濁宮之不清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
幫滂傍博是也幫宮之清平濁宮清之上四等之聲
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胸止有兩字
疎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
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殺字全韻皆
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
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
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
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
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兵爲平之

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
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
字故精微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
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
三等聲又有牙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爲四
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筆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
以吳音故音韻厯駁師法多門至于所分五音法亦
不一如樂家所斥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
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
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
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

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發如鉗字浮金之類是也攝字鼻音如歆字鼻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左那囉拖婆茶沙疇哆也瑟吒合二迎娑麼伽他杜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合二娑多合二壤曷攤多合二婆車娑麼合二訶婆綫伽吒拏娑頗合二娑迎合二也娑合二室左合二佉陀為法不同各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曰深自當造微耳

王應麟玉海曰隋仁壽元年辛酉陸法言為切韻五卷

長孫氏 訥言 切韻箋注

五卷

佚

訥言序曰此製酌古沿今無以加也然古傳之已久多失本原差之一畫詎惟千里見炙從肉莫究厥由輒意形聲固當從夕及其晤矣彼乃乖斯若靡馮焉他皆倣此頃佩經之隙沐雨之餘楷其紕繆疇茲得失銀鉤創閱晉豕成羣盪櫛行披魯魚盈貫博徵金篆遐泝石渠畧題會意之辭仍記所由之典亦有一文兩體不復備陳數字同歸惟其擇善勿謂有增有減便慮不同一點一畫咸資別據其有類雜並為訓

解傳之不謬庶埒箋云於時歲次丁丑大唐儀鳳二

年
孫氏 緬唐韻

通志五卷

佚

緬自序曰蓋聞文字聿興音韻乃作蒼頡爾雅爲首
詩頌次之則有字統字林韻集韻畧述作頗衆得失
互分惟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隨珠尙類虹玉仍瑕
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刊正何以討論我國家偃
武修文大崇儒術置集賢之院召才學之流自開關
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上行下效比屋可封輒罄謏

聞敢補遺闕兼習諸書具爲訓解州縣名號亦據今
時字體從木從才著彳著亻施爻施支安尔安禾並
悉具言庶無紕繆其有異聞奇怪傳說姓氏原由土
地物產山河草木鳥獸蟲魚備載其間皆引馮據隨
韻編紀添彼數家勒成一書名曰唐韻蓋取周易周
禮之義也及按三蒼爾雅字統字林說文玉篇石經
聲韻聲譜九經諸子史漢三國志晉宋後魏周隋陳
宋兩齊書本草姓苑風俗通古今注賈執姓氏英賢
傳王僧孺百家譜周何潔集文選諸集孝子傳輿地
志及武德已來創置迄開元三十年並列注中等夫
輿誦流汗交集愧以上陳天心又有元青子志成子

者則汝陽侯榮之曾孫卓尔好古博通內外遁祿岩
嶺吐納自然抗志鈐鍵棲神梵宇淡泊無事希夷絕
塵倏忽風雲靈燄怡懌考窮史籍廣覽羣書欲令清
濁昭然學之上有終日而忘食有連宵而不寐按搜
神記精怪圖山海經博物志四夷傳大荒經南越志
西域記西壑傳漢纂藥論證俗方言御覽字府及九
經三史諸子中遺漏要字訓義解釋多有不載必具
言之子細研窮究其巢穴澄凝微思鄭重詳思輕重
斯分不令恩綵緘之金篋珍之寶之而已哉寧辭阻
險敢不躬談一訴愚心克諧雅況依次編記而不別
番其一字數訓則執優而尸之劣而副之其有或假

不失元本以四聲尋譯冀覽者去疑宿滯者豁如也
又紐其唇齒喉舌牙部件而次之有可紐不可行之
及古體有依約之並采以爲證庶無壅而昭其馮起
終五年精成一部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二
言仍篆隸石經勒存正體幸不譏繁于時歲次辛卯
天寶十載也

又論曰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欲使文章
麗則韻調精明於古人耳或人不達文性便格於五
音爲足夫五音者五行之響八音之和四聲間迭在
其中矣必以五音爲定則參宮參羽半徵半商引字
調音各自有清濁若細分其條目則今韻部繁碎徒

拘桎于文辭耳

邱光庭兼明書曰孫緬唐韻引風俗通云邱氏魯左邱明之後也明曰邱明出自齊太公之後不因邱明得姓按藝文志云左邱明姓左名邱明故春秋傳稱左氏傳豈其子孫以父祖之名而爲姓乎且昭二十三年左氏有邾大夫邱弱則左氏爲傳之時已有邱氏其非邱明之後也明矣風俗通之妄唐韻之疎也王應麟玉海曰唐天寶十載辛卯孫緬唐韻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仍篆隸石經勒成正體魏了翁後序曰韻畧之得名蓋謂音韻各有畛畧也韻字從音從員畧字從田從各皆一形一聲茲其大

端矣是書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畧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叙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蜀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則其聲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述作之表也今之爲韻者既不載調之清濁而平聲輒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此書別出移鬱二字爲一部注云陸與齊同今別然則今韻從陸本疑此本爲是今韻則升談於侵後升蒸登於青後以古語三字叶今男字叶音徵字叶楨久字叶兵

疑今書爲是今書又升藥鐸於麥陌昔之前置職德於錫緝之間古語白爲薄宅爲度烏爲鵲石爲勺錫緝與職德聲爲最近蓋創始者多濶疏而因仍者易精密此皆爲學者之所當知而舉世不之問也余得此本於巴州使君王清丞相傳以爲吳彩鸞所書無疑其音韻雖與易書詩左氏傳及二漢以前不盡合然世俗承用既久姑就其間而詳其是否焉若夫孫緬叔文較之今本亦有增加書字處要皆以此本爲正

釋神珙反紐圖

一卷在玉篇卷末

存

神珙自序曰夫文物之國假以書詩七步之才五音爲首聿興文字反切爲初一字有訛餘音皆失四聲之體與天地而齊生宮商角徵羽之音與五嶽而同起且天地生於混沌不同混沌之初君子生於嬰兒豈與嬰兒同類夫與反字先須紐弄爲初一弄不調則宮商靡次昔有梁朝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皆以平書碎尋難見唐又有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此二公者又撰元和韻譜與文約義詞理稍繁淺劣之徒尋求難顯猶如匕匕彡久之字寫人會有改張紐字若不列圖不肖再傳皆失今此列圖曉示義理易彰爲於

韻切之樞機亦是詩人之鈐鍵也譜曰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傷紐者皆是雙聲正在一紐之中傍出四聲之外傍正之目自此而分清濁也故列五箇圓圖者卽是五音之圖每圖皆從五音字行皆左轉中有注說之又列二箇方圖者卽是九弄之圖圖中取一字爲頭橫列爲圖首日題傍正之文以別之

唐寅文集曰神珙以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六母總其音其於音聲括盡而無遺矣然有字有聲者雖多而有聲無字者亦復不少必皆以翻切得之翻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徒都字公徒丁顛東丁顛

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其他無字之音聲如水聲風聲之翻皆可翻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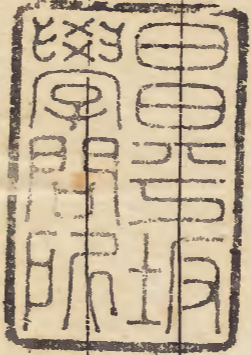
戴震書後曰宋元已來爲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西域歸之釋神珙蓋由鄭樵沈括諸人論古疏漏惑於釋氏一二剪劣之徒眠誕誣欺據其言以爲言也今珙之反紐圖具存其自爲序曰昔梁沈約勅立紐字之圖然則珙所爲圖遠在沈休文後祖述休文者也彼夫競指珙爲北魏時人始傳西域三十六字母於中土徒因世俗言休文始造韻欲追而上之以前於休文爲中土之有反切韻學本乎西域左證耳釋氏之徒舉凡書傳所必貴竊取而學之旣得則相欺相

誕以造爲西域之說固不足指數獨怪信之者之數
典不能稽遠又筆之書以惑後人噫其陋也况珙序
內併及元和韻譜自齊永明梁天監下迄唐憲宗元
和間三百二三十載珙更後乎元和而移其人於四
三百載之前而莫之或辨何哉珙圖無所謂字母者
惟五音聲論列字四十而不曰字母與今所傳三十
六字相與齟齬王伯厚言玉篇卷末附以沙門神珙
五音聲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考珙自序不一語
涉及五音聲論殆唐末宋初或雜取以附玉篇末非
珙之爲故列之珙反紐圖前不題作者姓氏玉海有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呂介孺曰大唐舍利

翻字母三十後溫首座益以孃床幫滂微奉六母然
則字母三十六定於守溫在珙後者也雖唐之季已
有是而其學不著故終唐之代以迄宋初絕不聞字
母之稱今經傳字書所有反切仍魏晉齊梁隋唐相
傳之舊方漢時崇治經執鄭康成氏尤爲世所宗其
後樂安孫炎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顏之推
家訓陸德明經典釋文張守節史記正義皆曰孫炎
創立反語崇文目序曰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
之學王伯厚曰世謂蒼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
爲椎輪之始此唐宋人論反切字音咸溯原叔然也
逮乎末失則謂出神珙出梵僧矣反語之興不啻七



小學考
八百載而後競傳守溫之字母近儒乃莫有能言叔
然者吾故書此以見經史字音儒生結髮從事勿迷
失其師承也



卷二十九終

